

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韧性 ——基于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的准自然实验

郭檬楠,宋鑫伟,李 娜

(山西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要]基于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韧性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以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为重要举措的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韧性。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通过提高国家审计质量和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等路径提升国有企业韧性。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宏观层面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以及微观层面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资源配置效率能够显著增强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韧性的促进效应。研究结论对于厘清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的微观治理效应、激发国有企业审计监督效能、提高国有企业韧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党委审计委员会;国家审计;国有企业韧性;审计监督

[中图分类号]F239.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833(2024)05-0001-09

一、引言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世界之变和历史之变都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时强调:“虽然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巨大压力,但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途充满信心。”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国有企业控制着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企业兴则国民经济兴。为了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国有企业必须提高其抵御风险、应对风险和恢复适应的能力^[1]。在此背景下,如何提高国有企业韧性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一些文献主要从微观层面出发,探究了民营企业韧性的测度方法及影响因素^[2],并考察了ESG表现^[3]、员工认同感^[4]、关联方关系^[5-6]、公司治理能力^[7]和数字化转型^[8-9]等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效应,另一些文献考察了宏观层面的环境规制^[10]和新冠疫情^[11]对企业韧性的影响效应。然而,鲜有文献从强化国有企业外部监督的视角出发,深入探究以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为重要举措的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

国家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更是国有企业外部监督体系中的关键主体,在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2]。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的重要决策部署。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强调“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是加强党对审计工作领导的重大举措”,并审议通过了《2018年省部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中央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及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计划》。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央审计委员会推动审计体制实现系统性、整体性重构,走出了一条契合中国国情的审计新路子……要如影随形,对所有管理使用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的地方、部门和单位的审计监督权无一遗漏、无一例外,形成常态化、动态化震慑。”国有企业作为国家审计的重点监督对象,审计管

[收稿日期]2024-02-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2102132);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3YJC630069);山西省社会科学院2022年度一般课题(YWQN202215)

[作者简介]郭檬楠(1992—),男,山西晋城人,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从事国家审计与国企治理研究,E-mail:guomengnan0120@163.com;宋鑫伟(2000—),女,山西晋中人,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从事国家审计与国企治理研究;李娜(1999—),女,山西临汾人,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从事国家审计与国企治理研究。

理体制改革如何影响国有企业治理效率是值得探究的重要问题。部分文献主要基于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可以提高国家审计监督质量^[13]、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14]、提升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15]和国有企业投资效率^[16];也有部分文献从理论上阐释了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在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和强化党对审计工作领导中的重要作用^[17]。然而,鲜有文献实证研究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韧性的影响效应。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基于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这一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韧性的影响效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尽管以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为切入点,但与已有文献基于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进行研究不同,本文借助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这一改革举措,探究了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微观治理效应,拓展了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的微观治理效应研究,丰富了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的经济后果研究,为推进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激发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的治理效能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理论基础。(2)提高企业韧性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与已有文献考察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14]、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15]和国有企业投资效率^[16]的影响不同,本文从国有企业韧性的视角出发,探究了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的微观治理效应,丰富了国有企业韧性的影响因素研究,为强化国有企业外部审计监督,提高国有企业适应动荡复杂的市场环境和增强危机中自我恢复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微观证据。(3)本文从审计机关(国家审计质量)和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双重视角探究了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影响国有企业韧性的作用机制,并考察了宏观层面(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和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资源配置效率)对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与国有企业韧性之间关系的截面效应,有利于全面打开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影响国有企业韧性的“黑箱”,厘清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发挥公司治理效应的作用机制,为深化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国家审计监督的权威性和独立性、激发国家审计的微观治理效能建言献策。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审计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审计机关对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在这一双重领导体制下,审计机关成为地方政府的内部审计机构,国家审计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领导的权力偏好^[18],这极大地损害了国家审计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19-20]。审计机关在实施国有企业审计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地方政府的不当干预,这种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国家审计监督效能的发挥。因此,在实践中,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的监督也经常面临“屡审屡犯、屡犯屡审”的困境,使得国家审计的预防、揭示和抵御等免疫系统功能失效^[21],难以全面揭示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和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违规违纪问题,不利于国有企业韧性的提升。根据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博弈将会有效推动现有制度的修改与完善,其根本目标是追求各自的效用最大化^[22]。在双重领导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审计体系中,地方政府、审计机关与国有企业之间形成了三方博弈关系^[23]。其中,审计机关的行为可以分为妥协于地方政府和严格执行国有企业审计,国有企业增强韧性的行为可以分为积极提升和消极怠工。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不论国有企业选择什么策略,审计机关都更倾向妥协于地方政府,这也是造成“屡审屡犯、屡犯屡审”的原因之一。

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是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强化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提高国家审计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为完善审计监督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十四五”国家审计工作发展规划》强调,要“强化党委审计委员会对本地区审计工作的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级党委审计委员会办公室要建立健全审计监督重大事项督察督办制度,建立定期‘回头看’和报告、通报、问责制度,加大督察督办力度”。基于威慑效应理论,威慑者会通过传递清晰明确的信息使潜在的进攻者认识到可能的代价或损失,以威慑对方可能发起的进攻。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赋予了国家审计更多的独立性和更高的权威性,可以有效威慑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动机,抑制国有企业的违规违纪行为,增强国有企业韧性^[24]。首先,国家审计能够发挥国有企业治理效应这一结论已经得到验证^[15-16]。独立性和权威性是影响国家审计质量的关键所在。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重塑了地方政府、审计机关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强化了审计机

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提高了国家审计质量。审计管理体制改革能够增强国有企业审计的揭示功能、预防功能和抵御功能,从源头上减少国有企业的“屡审屡犯”现象和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以高质量国家审计提高国有企业韧性^[25]。其次,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赋予国家审计的最高政治属性有利于督促国有企业提高对审计揭示问题的整改力度,健全国家审计督促整改的长效机制^[25],提升国有企业内部控制质量^[26],从而堵塞国有企业管理漏洞,完善国有企业制度机制,有效化解不确定性风险,降低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有效的体制机制能够帮助企业管理层更快地做出决策和采取行动,从而增强国有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提高国有企业韧性。最后,人才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在提高国家审计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同时,能够全面揭示企业在人力资源政策方面存在的违规违纪问题,督促企业完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优化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引进更加符合国有企业发展需要的高技术人才,从而全面提高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优化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提高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国有企业防范和应对风险的能力。同时,在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的威慑效应下,国有企业管理者也会将压力传导至员工,有助于提升全体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和工作积极性,从而强化国有企业的危机应对能力^[27-28],提高国有企业韧性。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以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为主要举措的审计管理体制改革能够显著提高国有企业韧性。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2007年实施了新会计准则,本文选取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根据研究所需,本文剔除了金融行业、退市、ST和*ST以及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25408个样本观测值。为避免异常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双侧1%的缩尾处理。党委审计委员会组建时间的数据通过查找审计署、各省区市审计厅(局)官网以及向审计厅(局)申请信息公开等方式经手工整理获得,国家审计质量的数据来自《中国审计年鉴》,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等宏观层面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其他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

(二) 模型设定

为验证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韧性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如下多期DID模型:

$$sd_{i,t} = \alpha_0 + \alpha_1 treat_{i,t} + \alpha_2 controls_{i,t} + \sum symbol + \sum year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sd 表示国有企业韧性, $treat$ 表示审计管理体制改革, $controls$ 表示控制变量组, $symbol$ 表示公司固定效应, $year$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ε 表示随机扰动项, i 和 t 分别表示公司和年份。所有回归结果均在公司层面进行聚类。本文主要考察系数 α_1 , 如果 α_1 显著为负, 则表明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韧性。

(三) 变量定义

1. 国有企业韧性(sd)。借鉴Ortiz-De-Mandojana和Bansal^[6]的做法,本文以股票收益的波动来衡量国有企业韧性。具体地,以一年内各月股票收益的标准差测算,股票收益波动越小,则表明抗风险能力越强,国有企业韧性越大。

2. 审计管理体制改革($treat$)。根据《审计法》的相关规定,审计机关重点监督国有企业。借鉴郭檬楠等^[25]的做法,本文设置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分组虚拟变量(soe),将国有企业作为实验组取值为1,非国有企业作为控制组取值为0。根据党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的时间设置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分期虚拟变量($time$),当党委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时间在6月之前时,定义当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1,召开时间为6月之后则定义下一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本文利用分组虚拟变量与分期虚拟变量的交乘项($treat$)衡量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效应。

3. 控制变量。参考胡海峰等^[8]的研究,本文选取公司规模($lnSale$)、财务杠杆(lev)、现金流比率($cflow$)、股权制衡度($balance$)、应收账款占比(rec)、存货占比(inv)、管理层持股($mshare$)、是否“四大”($bigf$)、公司年龄($lnage$)、固定资产占比($fixed$)、独立董事占比($indep$)、股权集中度(top)、董事会规模($board$)、公司成长性($groa$)等控制变量。

变量定义详见表1。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汇报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韧性(sd)的均值为0.1318,中位数为0.1169,最小值为0.0405,最大值为0.4422,表明企业韧性在样本间存在较大差异;审计管理体制改革($treat$)的均值为0.0703,表明受到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政策效应影响的样本观测值占比为7.03%。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均在正常范围内。

(二) 基准回归

表3汇报了基准回归结果。由第(1)列

可知,在控制公司和年份固定效应且不在公司层面聚类的情况下,审计管理体制改革($treat$)的回归系数为-0.0058,在1%水平上显著。由第(2)列可知,在控制公司和年份固定效应且在公司层面聚类的情况下,审计管理体制改革($treat$)的回归系数为-0.0058,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以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为重要举措的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韧性,H1得到验证。经济学意义在于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标准差每增加1%,国有企业韧性相对于其平均值会提高1.163%。从控制变量的研究结果来看,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股权越集中,国有企业韧性越高。

(三) 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尽管使用DID方法不要求实验组和控制组完全一致,两组数据之间可以存在一定差异,但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审计管理体制改革这一政策实施之前必须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共同趋势是使用DID方法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前提条件。基于此,本文借鉴Bertrand和Mullainathan^[29]提出的跨期动态面板模型,根据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时间分别设置以下虚拟变量: pre_2 表示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前的第二年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pre_1 表示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前的第一年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cu 表示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当年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po_1 表示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后的第一年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po_2 表示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后的第二年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图1汇报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在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之前,国有企业韧性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之后,国有企业韧性的回归系数显著降低。这一结果表明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之前,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国有企业韧性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且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韧性具有持续的促进作用,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2. 安慰剂检验。为了排除其他未知政策因素的影响,确保本文所得研究结论是由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这一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效应所引致的,需要进行安慰剂检验。安慰剂检验是在所有样本中随机挑选若干次虚拟实验组进行基准回归,以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具体地,本文随机抽样500次虚拟实验组并利用模型(1)进行回归。图2汇报了核密度分布结果,绝大多数抽样估计系数 t 值的绝对值都在2以内,且 p 值都在0.1以上,表明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在这500次抽样中对企业韧性大多没有显著影响,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表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衡量方法
因变量	国有企业韧性	sd	一年内各月股票收益的标准差
自变量	审计管理体制改革	$treat$	分组虚拟变量与分期虚拟变量的交乘项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lnSale	营业收入的自然对数
	财务杠杆	lev	总负债/总资产
	现金流比率	$cflow$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总资产
	股权制衡度	$balance$	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应收账款占比	rec	应收账款净额/总资产
	存货占比	inv	存货净额/总资产
	管理层持股	$mshare$	管理层持股数量/股本总额
	是否“四大”	$bigf$	由国际“四大”审计取值为1,否则为0
	公司年龄	$lnage$	上市时间的自然对数
	固定资产占比	$fixed$	固定资产净额/总资产
	独立董事占比	$indep$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总人数
	股权集中度	top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公司成长性	$groa$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25% 分位	中位数	75% 分位	最小值	最大值
sd	25408	0.1318	0.0662	0.0892	0.1169	0.1548	0.0405	0.4422
$treat$	25408	0.0703	0.255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lnSale	25408	21.5761	1.5046	20.5675	21.4450	22.4897	17.0358	25.3119
lev	25408	0.4366	0.2141	0.2677	0.4291	0.5900	0.0537	1.1512
$cflow$	25408	0.0470	0.0718	0.0083	0.0463	0.0877	-0.2035	0.2665
$balance$	25408	0.3659	0.2864	0.1183	0.2873	0.5825	0.0046	0.9960
rec	25408	0.1203	0.1009	0.0397	0.0994	0.1744	0.0001	0.4969
inv	25408	0.1447	0.1299	0.0610	0.1143	0.1834	0.0000	0.6994
$mshare$	25408	0.1231	0.1916	0.0000	0.0033	0.2041	0.0000	0.6796
$bigf$	25408	0.0694	0.254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0000
$lnage$	25408	2.0860	0.8874	1.6094	2.3026	2.8332	0.0000	3.3322
$fixed$	25408	0.2053	0.1535	0.0854	0.1748	0.2918	0.0017	0.7225
$indep$	25408	0.3960	0.0884	0.3333	0.3750	0.4444	0.1667	0.6667
top	25408	0.3426	0.1501	0.2257	0.3200	0.4453	0.0850	0.7558
$board$	25408	2.1304	0.1966	1.9459	2.1972	2.1972	1.6094	2.7081
$groa$	25408	0.3879	1.1365	-0.0256	0.1296	0.3993	-0.8432	9.1867

3. PSM-DID。本文利用 PSM 方法缓解实验组和未受到政策影响的控制组之间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差异。具体地,本文以前文控制变量为特征变量,以 0.05 作为卡尺,对实验组和控制组数据进行 1:1 最邻近匹配,匹配后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接近于 0,通过了平衡性检验。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匹配之后的样本进行 PSM-DID 模型回归,表 4 列(1)汇报了稳健性检验结果,审计管理体制改革(*treat*)的回归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4. 更换被解释变量。借鉴 Ortiz-de-Mandojana 和 Bansal^[6]的做法,本文将企业韧性(*Score*)视为一个具有高绩效增长和低财务波动性的二维结构。具体地,本文借鉴吴晓波和冯潇雅^[30]的方法,企业长期绩效增长(*growth*)采用三年内累计销售收入增长额衡量,在此基础上从长期绩效增长(*growth*)和财务波动性(*sd*)两个维度出发,利用熵权法构建综合指标(*Score*)衡量企业韧性。同时,本文借鉴陈胜利和王东^[31]的做法,利用(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总额/本年度销售收入总额)/(所有企业上年度销售收入总额/本年度销售收入总额)衡量企业韧性(*Res*)。由表 4 的第(2)列、第(3)列和第(4)列可知,审计管理体制改革(*treat*)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韧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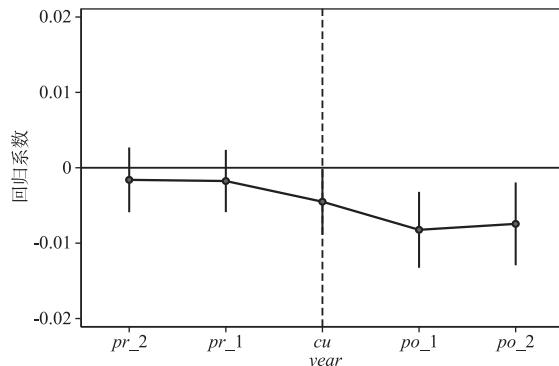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变量	sd	
	(1)	(2)
<i>treat</i>	-0.0058 *** (-3.2256)	-0.0058 *** (-3.1518)
<i>lnSale</i>	-0.0038 *** (-5.5244)	-0.0038 *** (-4.3129)
<i>lev</i>	0.0260 *** (7.7511)	0.0260 *** (6.4890)
<i>flow</i>	0.0364 *** (5.8662)	0.0364 *** (5.4760)
<i>balance</i>	-0.0067 ** (-2.3284)	-0.0067 ** (-2.1304)
<i>rec</i>	0.0226 *** (2.9474)	0.0226 ** (2.3567)
<i>inv</i>	0.0155 *** (2.5867)	0.0155 ** (2.3812)
<i>mshare</i>	-0.0095 ** (-2.1819)	-0.0095 ** (-1.9930)
<i>bigf</i>	-0.0002 (-0.0576)	-0.0002 (-0.0544)
<i>lnage</i>	-0.0267 *** (-19.1005)	-0.0267 *** (-13.0992)
<i>fixed</i>	0.0074 (1.4772)	0.0074 (1.3263)
<i>indep</i>	0.0033 (0.6158)	0.0033 (0.5742)
<i>top</i>	-0.0295 *** (-4.1424)	-0.0295 *** (-3.4724)
<i>board</i>	-0.0014 (-0.3992)	-0.0014 (-0.3601)
<i>groa</i>	0.0016 *** (4.3460)	0.0016 *** (3.2824)
<i>symbol</i>	YES	YES
<i>year</i>	YES	YES
N	25408	25408
Adj-R ²	0.3302	0.3302

注: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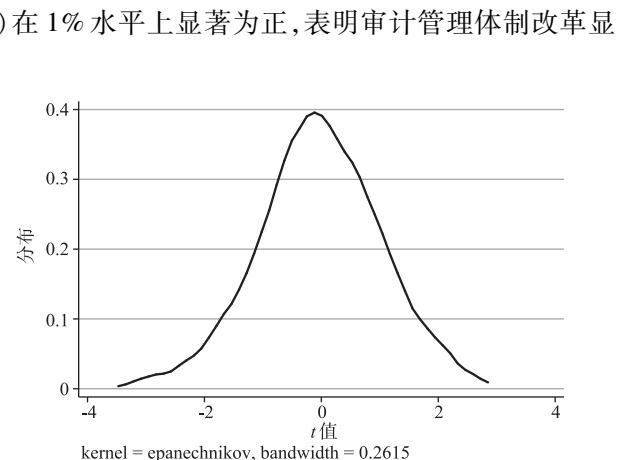


图 2 安慰剂检验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PSM-DID		替换被解释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增加遗漏变量	
	<i>sd</i> (1)	<i>Score</i> (2)	<i>growth</i> (3)	<i>Res</i> (4)	<i>sd</i> (5)	<i>sd</i> (6)	<i>sd</i> (7)	<i>sd</i> (8)
<i>treat</i>	-0.0053 ** (-2.1358)	0.0050 *** (4.5625)	0.9162 *** (2.6953)	0.7780 *** (3.8247)			-0.0057 *** (-3.0356)	-0.0058 *** (-3.1499)
<i>treat2</i>					-0.0044 *** (-2.6481)			
<i>treat3</i>						-0.0100 *** (-4.8304)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symbol</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province</i>	NO	NO	NO	NO	NO	NO	NO	YES
<i>industry</i>	NO	NO	NO	NO	NO	NO	YES	NO
N	24079	25406	25406	23983	25408	25408	25408	25408
Adj-R ²	0.3331	0.7297	0.2955	0.1487	0.3301	0.3305	0.3307	0.3293

5. 更换解释变量。首先,本文通过改变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分期虚拟变量衡量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地,本文在保持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分组虚拟变量衡量方法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党委审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的时间设置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分期虚拟变量(*time2*),定义会议召开当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在此基础上利用分组虚拟变量与分期虚拟变量的交乘项(*treat2*)衡量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效应。其次,借鉴郭棣楠等^[15]的做法,本文利用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treat3*)衡量审计管理体制改革。由表4的第(5)列和第(6)列可知,审计管理体制改革(*treat2*)和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改革(*treat3*)的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韧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不变。

6. 增加遗漏变量。本文在原有固定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行业固定效应(*industry*)、省份固定效应(*province*),以控制行业和省份层面不受时间变化趋势的影响。由表4的第(7)列和第(8)列可知,审计管理体制改革(*treat*)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韧性,本文的结论不变。

7. 异质性稳健估计。鉴于传统双向固定效应潜在的负权重估计偏误及处理效应异质性问题,本文借鉴 Callaway 和 Sant'Anna^[32]的做法,采用逆概率加权法(IPW)估计“组别-时期平均处理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并在公司层面进行聚类,回归结果显示 ATT 值为 -0.0230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本文的结论不变。

五、拓展性分析

(一) 影响机制检验

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是深化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党对审计工作领导的重要举措。基于前文理论分析,本文实证检验审计管理体制改革能否通过国家审计质量机制、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机制和劳动生产率机制等中介机制影响国有企业韧性。具体地,本文借鉴 Di Giuli 和 Laux^[33]的两阶段方法来检验中介效应。在第一阶段,本文估计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中介机制变量的预测值;在第二阶段,使用第一阶段预测的机制变量拟合值对国有企业韧性进行回归分析。为此,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M_{i,t} = \beta_0 + \beta_1 treat_{i,t} + \beta_2 controls_{i,t} + \sum symbol + \sum year + \varphi_{i,t} \quad (2)$$

$$sd_{i,t} = \lambda_0 + \lambda_1 \hat{M}_{i,t} + \lambda_2 controls_{i,t} + \sum symbol + \sum year + \theta_{i,t} \quad (3)$$

其中,*M* 为机制变量,包括国家审计质量(*audit*)、国有企业风险承担(*Risk*)和劳动生产率(*perpro*);*sd* 为国有企业韧性;*treat* 为审计管理体制改革;*controls* 为控制变量,与模型(1)保持一致。其中,国家审计质量(*audit*)利用审计机关落实有关问题资金合计数与审计处理处罚问题资金合计数的比值衡量^[34]。国有企业风险承担(*Risk*)利用观测时段内的资产收益率波动程度衡量^[35],具体以每三年(*t*年至*t+2*年)作为一个观测时段,分别滚动计算经行业调整后的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劳动生产率(*perpro*)利用主营业务收入与平均员工人数的比值衡量^[36]。

表5 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由第(1)列可知,审计管理体制改革(*treat*)的回归系数为 0.1364,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国家审计质量;由第(2)列可知,国家审计质量(*audit*)的回归系数为 -0.0414,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国家审计质量越高,国有企业韧性越强。综上,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通过提高国家审计质量进而提升国有企业韧性,国家审计质量的中介效应得到验证。由第(3)列可知,审计管理体制改革(*treat*)的回归系数为 -0.0118,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显著降低了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由第(4)列可知,国有企业风险承担(*Risk*)的回归系数为 0.5394,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国有企业韧性越差。因此,审计管理体制改革

表5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i>audit</i> (1)	<i>sd</i> (2)	<i>Risk</i> (3)	<i>sd</i> (4)	<i>perpro</i> (5)	<i>sd</i> (6)
<i>audit</i>		-0.0414 *** (-3.1585)				
<i>Risk</i>			0.5394 *** (3.6312)			
<i>perpro</i>					-0.0617 *** (-3.2790)	
<i>treat</i>	0.1364 *** (8.5004)		-0.0118 *** (-10.3965)		0.0946 * (1.9365)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symbol</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5192	25192	24277	24277	25391	25391
Adj-R ²	0.4701	0.3322	0.3675	0.3284	0.7036	0.3305

可以通过降低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提高国有企业韧性,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中介效应得到验证。由第(5)列可知,审计管理体制改革(*treat*)的回归系数为0.0946,在10%水平上显著,表明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由第(6)列可知,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perpro*)的回归系数为-0.0617,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越高,国有企业韧性越强。因此,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通过提高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增强国有企业韧性,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得到验证。综上,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通过降低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提高国家审计质量和国有企业劳动生产率进而提升国有企业韧性。

(二)调节效应检验

在宏观层面,企业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是影响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韧性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外部资源获取能力、增强企业的风险防范和应对能力。创新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地区创新能力对于企业在应对外部冲击时的抵御能力、恢复能力甚至超越能力具有重要意义^[37]。在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资源配置效率能够提高其应对复杂环境和危机的动态能力^[9]。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帮助企业快速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进而提升企业应对危机的动态能力^[9]。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能够降低资源错配,提高企业对于人财物资源的使用效率,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为此,本文进一步考察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等宏观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和资源配置效率等微观变量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韧性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具体地,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sd_{i,t} = \beta_0 + \beta_1 treat_{i,t} + \beta_2 RE_{i,t} + \beta_3 (treat_{i,t} \times RE_{i,t}) + \beta_4 controls_{i,t} + \sum symbol + \sum year + \varphi_{i,t} \quad (4)$$

其中,*RE*为调节效应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gdp*)、区域创新能力(*inten*)、企业数字化转型(*Dig*)和资源配置效率(*TFP*);*sd*为国有企业韧性;*treat*为审计管理体制改革;*controls*为控制变量,与模型(1)保持一致。其中,经济发展水平(*gdp*)利用人均GDP衡量,区域创新能力(*inten*)利用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与GDP的比值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Dig*)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和数字技术应用等词频数量的自然对数衡量^[38],资源配置效率(*TFP*)利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衡量^[39]。

表6为调节效应检验结果。为了缓解共线性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在回归过程中对调节变量进行了去中心化处理。由第(1)列可知,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水平交乘项(*treat* × *gdp*)的回归系数为-0.0012,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强化了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韧性的促进作用。由第(2)列可知,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与区域创新能力交乘项(*treat* × *inten*)的回归系数为-0.2236,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区域创新能力显著强化了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韧性的促进作用。由第(3)列可知,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交乘项(*treat* × *Dig*)的回归系数为-0.0043,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强化了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韧性的促进作用。由第(4)列可知,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交乘项(*treat* × *TFP*)的回归系数为-0.0037,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显著强化了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韧性的促进作用。

表6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sd			
	(1)	(2)	(3)	(4)
<i>treat</i> × <i>gdp</i>	-0.0012 *** (-2.8301)			
<i>treat</i> × <i>inten</i>		-0.2236 ** (-2.5258)		
<i>treat</i> × <i>Dig</i>			-0.0043 *** (-3.0395)	
<i>treat</i> × <i>TFP</i>				-0.0037 ** (-2.1419)
<i>gdp</i>	-0.0007 (-1.4270)			
<i>inten</i>		0.1014 (0.4145)		
<i>Dig</i>			0.0004 (0.4117)	
<i>TFP</i>				0.0031 * (1.7437)
<i>treat</i>	-0.0005 (-0.2160)	-0.0036 * (-1.8139)	-0.0042 ** (-2.2894)	-0.0039 (-1.6353)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i>symbol</i>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N	25403	25403	24775	23586
Adj-R ²	0.3308	0.3304	0.3317	0.3281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是深化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全面覆盖审计监督体系的重要举措。本文利用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这一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审计管

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以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为主要举措的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显著提高了国有企业韧性,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可以通过国家审计质量机制、国有企业风险承担机制和劳动生产率机制提高国有企业韧性。第三,在不同的宏微观情境下,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韧性的影响效应有所不同。具体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和创新能力较强地区的国有企业中,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国有企业韧性效果更好;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和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的国有企业中,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国有企业韧性效果更好。

基于所得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党中央和国务院应注重发挥党委审计委员会在审计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持续推进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审计监督的顶层设计。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加强了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提高了审计监督的政治属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审计监督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全面覆盖的审计监督体系。党委审计委员会可以通过审议国有企业领导人经济责任审计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计划,增强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效能,提高国有企业韧性。其次,审计机关应该借助党委审计委员会成立的契机,以党的领导强化审计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实现国有企业审计全覆盖。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可以有效提高国家审计质量,促进国有企业降低风险承担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走出“屡审屡犯、屡犯屡审”的国有企业监督困境,激发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的治理效能,提高国有企业韧性。同时,审计机关也要根据国有企业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以及国有企业自身的数字化转型程度和资源配置效率设计具有针对性的审计计划,以提高国家审计效率和质量,增强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韧性的促进效应。最后,国有企业要主动接受党领导下的审计监督,在配合审计监督的同时,要对审计机关揭示的违规违纪问题进行积极整改,并将审计整改情况作为领导干部职位晋升和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坚决改变“屡审屡犯、屡犯屡审”的审计监督现状,真正发挥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的监督作用,从而减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国有企业韧性,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陈茹,张金若,王成龙.国家审计改革提高了地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J].经济管理,2020(11):5-22.
- [2]陆蓉,徐龙炳,叶茜茜,等.中国民营企业韧性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管理,2021(8):56-73.
- [3]刘建秋,徐雨露.ESG表现与企业韧性[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4(1):54-64.
- [4]Paton D,Smith L,Violanti J. Disaster response: Risk,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J].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0, 9(3):173-180.
- [5]迟冬梅,段升森,张玉明.和谐的力量:劳动关系氛围对组织韧性的影响[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3(1):88-103.
- [6]Ortiz-De-Mandojana N,Bansal P. The long-term benefits of organizational resilience through sustainable business practice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6,37(8):1615-1631.
- [7]Carmeli A,Markman G D. Capture,governance, and resilience:Strategy implica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Rom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1,32 (3):322-341.
- [8]胡海峰,宋肖肖,窦斌.数字化在危机期间的价值:来自企业韧性的证据[J].财贸经济,2022(7):134-148.
- [9]陈俊华,郝书雅,易成.数字化转型、破产风险与企业韧性[J].经济管理,2023(8):26-44.
- [10]DesJardine M,Bansal P,Yang Y. Bouncing back:Building resilience through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J].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9,45(4):1434-1460.
- [11]邹永广,吴沛,李媛,等.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影响下旅游企业韧性:进阶机理与复苏路径[J].中国软科学,2023(2):125-135.
- [12]郭棣楠,孙佩,王晓亮,等.国家审计信息化建设如何影响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3(4):54-69.
- [13]蔡春,朱磊,郑倩雯.省以下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统一管理提升审计质量了吗? [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6):1-8.
- [14]郭棣楠,郭金花.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地方政府干预与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J].当代财经,2020(11):138-148.
- [15]郭棣楠,郭金花,杨瑞平.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市场化程度与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南开经济研究,2022(1):22-38+55.
- [16]叶陈刚,黄冠华,朱郭一鸣.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与地方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地方审计机关人财物试点改革的自然实验[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1(3):1-11.
- [17]姜江华,刘誉泽,杜相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发展历程与改革重点[J].中国行政管理,2018(9):58-62.
- [18]李怀,邓韬.制度变迁的主体理论创新及其相关反应研究[J].经济学家,2013(9):34-42.
- [19]董大胜.国家、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中国国情的分析[J].审计研究,2018(5):3-11.
- [20]秦荣生.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理论与我国政府审计改革[J].审计研究,2004(6):16-20.
- [21]陈凌云,王子宸,陈汉文.高压反腐、国家审计独立性与国家审计质量——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12.

- 学版),2021(4):42-53.
- [22]唐兴军,齐卫平.政治学中的制度理论综述:范式与变迁[J].社会科学,2013(6):25-31.
- [23]杨肃昌.改革审计管理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基于十九大报告的思考[J].财会月刊,2018(1):3-7.
- [24]郝素利,张丽欣.政府审计、内部控制能有效提升组织韧性吗? [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2(6):10-20.
- [25]郭檬楠,李娜,吴秋生.组建党委审计委员会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兼论内外部监督主体的协同治理作用[J].会计研究,2024(1):179-192.
- [26]唐大鹏,从圆匀.国家审计结果公告能“精准”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吗? ——基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3):1-11.
- [27]谭乐,蒿坡,杨晓,等.悖论式领导:研究述评与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0(4):63-79.
- [28]Zhang Y, Waldman D A, Han Y L, et al. Paradoxical leader behaviors in people management: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5,58(2):538-566.
- [29]Bertrand M, Mullainathan S. Enjoying the quiet lif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nagerial preferenc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3,111(5):1043-1075.
- [30]吴晓波,冯潇雅.VUCA情境下运营冗余对组织韧性的影响——持续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J].系统管理学报,2022(6):1150-1161.
- [31]陈胜利,王东.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韧性:效应与机制[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3(4):65-77.
- [32]Callaway B, Sant'Anna P H C.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with multiple time periods[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2021,225(2):200-230.
- [33]Di Giuli A, Laux P A. The effect of media-linked directors on financing and external governanc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22,145(2):103-131.
- [34]韩峰,胡玉珠,陈祖华.国家审计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基于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1):29-40.
- [35]何瑛,于文蕾,杨棉之.CEO复合型职业经历、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价值[J].中国工业经济,2019(9):155-173.
- [36]Fu S, Viard V B, Zhang P. Air pollution and manufacturing firm productivity: Nationwide estimates for China[J]. The Economic Journal,2021,131(640):3241-3273.
- [37]胡甲滨,俞立平.企业规模对高技术产业创新韧性的影响效应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3(22):168-172.
- [38]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7):130-144+10.
- [39]鲁晓东,连玉君.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估计:1999—2007[J].经济学(季刊),2012(2):541-558.

[责任编辑:王丽爱]

Reform of the Government Audit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Resilie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ased on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n the Formation of an Audit Committee of the Party Committee

GUO Mengnan, SONG Xinwei, LI Na

(School of Accounting,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of forming the audit committee of the Party committee, this paper takes the empirical data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22 as a sample, and constructs a multi-phase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audit management system reform on the resilie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reform of the audit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tak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udit committee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s an important measure,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resilie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test found that: The reform of the audit management system can enhance the resilie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by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national audits and labor productivit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reducing the level of risk bearing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results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 test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t the macro level, as well as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t the micro level,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the reform of the audit management system on the resilie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stud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larifying the micro-governance effec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arty committee audit committee, stimulating the audit and supervision efficiency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improving the resilie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Key Words: reform of the audit management system; audit committee of the Party committee; government audit; resilie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udit supervision